

古代笔记小说精华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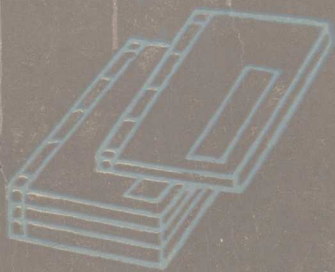
王 韬 著

张志春

选

刘欣中

后聊斋志异



古代笔记小说精华丛书

后聊斋志异

王 韬 著

张 志 春 选
刘 欣 中

花 山 文 艺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七 年 · 石 家 庄

古代笔记小说精华丛书

后聊斋志异

王 韬 著

张 志 春 选

刘 欣 中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20印张 2插页 402,000字 印数：1—27,500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283·319 定价：3.10元

ISBN7-80505-004-X/I·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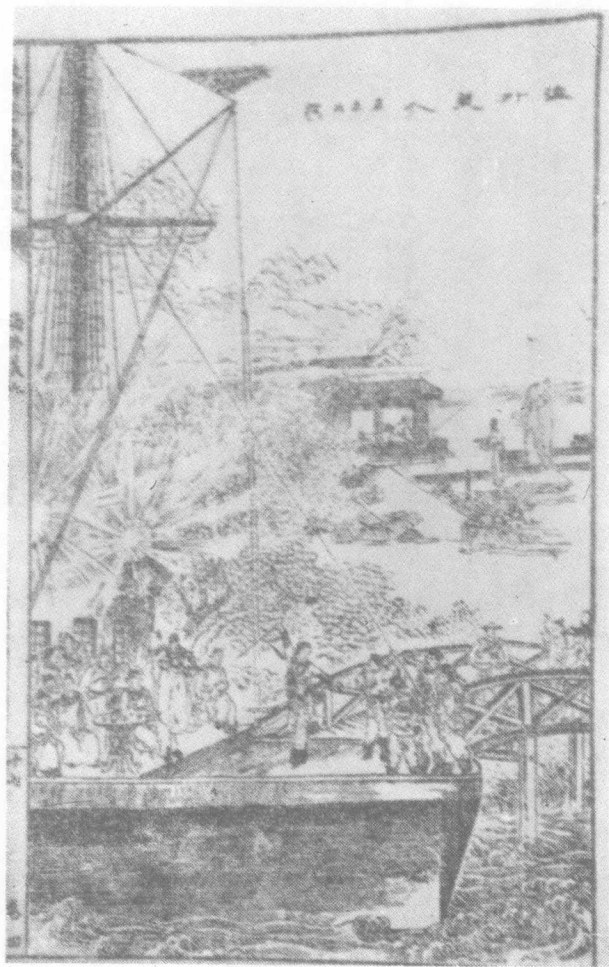
内 容 提 要

本书精选了三十八篇小说，多以鬼狐花妖、奇优名倡为主角，描写了她们追求爱情，力图主宰自己命运的悲欢离合的曲折经历。

作品文笔优美，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催人泪下。



王韬 (1828—1897)



《海外美人》插图

前 言

在中国近代的文学家群星中，有一位作家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王韬。他不仅是近代史上第一个走向世界的文学家，而且是继承蒲松龄的创作传统，复兴短篇小说创作的巨匠。《后聊斋志异》（原名《淞隐漫录》）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一

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字兰卿，后易名瀚，字懒今。避居香港后更名韬，字仲弢，一字紫诠，号天南遁叟、弢园老民。江苏长洲甫里村（今苏州市吴县角直镇）人。王韬的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母亲知书识大体。四、五岁时，母亲教他认字，又常给他讲古人的故事，因此，王韬八、九岁时“即通说部”。青少年时期，王韬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杂说，无不该贯”（《弢园老民自传》）。然而，他并非一个世俗的庸碌之徒。他“喜读域外诸书，而兴宗庙乘风破浪之想”（《漫游随录·香港羁踪》）。所以，十八岁考中秀才以后，乡试不中，就绝意科举了。

1849年，二十二岁的王韬到了上海，入英国教会举办的墨海书馆，在这里一直工作了十三年。此时，他广泛接触到西方社会、自然科学知识，曾和艾约瑟等人一起编译过《格致新学提要》、《西学原始》等书，并参加编辑上海第一个中文刊物《六合丛谈》。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他站在农民革命的对立面，表示“但愿杀贼誓报国，上纾当宁南顾忧。不然坐筹幕府出奇计，凶渠自请长缨系。”（《闻客谈近事有感》，《蘅华馆诗录》卷二，第八页）他曾多次“上书当事，代画方略”，如“以西人为领队官，教授火器，名曰洋枪队。后行之益广，卒以此收复江南”（《弢园老民自传》）。1862年初，他回到家乡苏州，化名黄畹，向太平天国苏州当局上书，因而受到清廷通缉，被迫逃往香港。

在香港期间，他协助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编辑《近事编录》，并曾任《华字日报》主笔。1867年，应理雅各邀请，赴英继续协助译经，从而有机会游历法国和英国，成为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到欧洲去的文学家。他说：“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先路之导，捷足之登；无论学士大夫无有至者，即文人胜流亦复绝迹。”（《漫游随录·自序》）在英、法，他广泛目睹了西方工业、商业的繁荣，感到眼界大开。同时，他又看到，“泰西大小诸邦，叩关互市，辄以兵力佐其商力，所至各埠，设官置戍，艤艫相望，每挟其所长，从而凌侮我。求必应，请必遂，一旦齟齬，环而伺我者数十国。腹心肘腋间，遍布森列，几于国不可为国矣。”（《弢园老民自传》）这使他悲愤异常，也是他谋求变法图强的社会原因。

1870年王韬从英国回到香港，1874年他在香港创办《循

环日报》，发表政论，直陈时弊，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旗帜鲜明地提倡向西方学习，走变法之路，从而使他成为极有影响的改良主义的政论家，近代史上变法维新的先驱人物。1879年他又前往日本游历四个多月，进一步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并提出了在向西方学习中要“择其善者，而去其不可者”（《扶桑游记》）的正确主张。

1884年，王韬回到上海，主持格致书院，于城西筑弢园，以著述自娱。《后聊斋志异》即写于此时。1897年，七十岁的王韬与世长辞。翌年，发生了“戊戌变法”。他的政论和小说创作，为戊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

王韬一生学贯中西，著述非常丰富。他说，“老民于诗文，无所师承，喜即为之，下笔辄不能自休。生平未尝属稿，恒挥毫对客，滂沛千言”（《弢园老民自传》）。他既有研究中国经史的著作，也有介绍西方学术和社会情况的专著，既有政论文章，也写了大量诗、词和游记、笔记等散文作品，文言短篇小说集《遁窟谰言》、《淞隐漫录》、《淞滨琐话》各十二卷是他作为近代史上一位著名文学家的代表作。

二

《后聊斋志异》（《淞隐漫录》）象《聊斋志异》一样，其表现形式多是浪漫主义的。它所写的主人公有神仙鬼怪，花妖狐魅；它所描写的环境，则月宫冥间，仙境荒陬，充分表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然而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说的，这部作品绝非“游戏之言”。它是作者“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

可惊可愕之事，聊记什一，或触前尘，或发旧恨”，是作者亲身经历的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

首先，它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政治上的黑暗。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国家加紧侵略，给中国造成了空前的灾难。清政府在全国增加封建剥削，填补赔款和鸦片贸易的亏损，使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计陷入困境。统治集团自身更加腐朽。《后聊斋志异》在许多篇目中，揭露了当时社会和政治的黑暗。《吴琼仙》里“权倾朝右”的显官之子周玉仲，为与秀才孙月洲争夺一个女子，就借父亲的权势诬陷对方科场作弊，把孙革除功名，充军辽阳，弄得孙家家破人亡。《鲍琳娘》中那个西蜀贵公子，为霸占小家女顾怜影，诬陷其父通盗，使其锒铛入狱。《李韵兰》中，江苏廉访使祁顷的幕府上宾孙月波，为霸占朋友的妻子李韵兰，竟天良丧尽，教唆盗贼有意诬攀，把朋友打入牢狱。妓女夜来香因为看重文士，不与俗人往来，那些一度吃过闭门羹，后来官至方面的御史、巡抚就肆意报复，诬她聚赌窝赃，抄没家产，将她押进大牢（《夜来香》）。而《月里嫦娥》中那条太湖孽龙，兴风作浪，随意霸占民女，也是现实生活中恶霸豪绅的曲折写照。透过这些篇目，作者告诉我们，当时的法律、监狱，完全成了诬陷良善的工具和场所。而这些害民贼又是官官相护，冲击不得的。《凌波女史》中的那个陆蓉士，当御史以后，颇著风节，居然大胆弹劾权贵，结果受到诬陷，将陷大狱，吓得吐血而死。总之，这个统治集团已经完全腐朽了。作者痛恨已极，他通过《萧补烟》一篇，巧妙地把那些七品京官、翰林学士、新任县令、纳粟道

员、军功起家的知府，统统写成魅惑人的狐狸精。

政治上的黑暗，必然导致用人制度的腐朽。中国自隋唐实行科举制度以来，至清代已经弊端百出。《徐慧仙》中，写会试的试卷居然被人割裂。神灵伍子胥因收了人家的香火钱，也替舞弊者说情，劝说被害者不要告状。这样选拔人才岂能择优？应当说，在揭露科举弊端方面，王韬不如他的前辈蒲松龄来得强烈，但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则在伯仲之间。在彻底否定科举制度方面，这个曾经走向世界的王韬，则大大超过了蒲松龄。他说：“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热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力学）为实学（科学），弗尚诗赋词章。其用可由小而至大。如由天文知日月五星距地之远近、行动之迟速，日月合璧、日月交食，慧星、行星何时伏见，以及风云雷雨何所由来。”（《漫游随录·制造精奇》）。总之，西方“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利民生，俾国是”（《淞隐漫录·自序》），比中国“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的儒生，不知高明多少倍。所以在他笔下，许多知识分子看出了八股取士的落后性，愤然弃去。《海外壮游》中的钱思衍、《李珊臣》中的李珊臣就是这样。钱思衍说：“此帖括章句之学，殊不足法，丈夫当如宗慙、终军，乘长风破巨浪，飞而食肉于数万里外耳。”他认为自己中举的八股文不过是“驴鸣牛吠耳，何以见人！”

被誉为抡才大典的科举已经如此，那么其它用人途径是否畅通呢？《盗女》中的女英雄倩珠，《倩云》中的女豪杰倩云，均文武双全，却不得已隐于绿林之中。《乐仲瞻》中的乐仲瞻，当帝国主义侵略海疆的时候，要求组织乡勇，拔戟自成

一队，打击侵略者，而当轴尚思羁縻和戎，不予重用，使他不得不沉湎于醇酒妇人之中。《盗女》中的吕牧，虽然考中了武状元，仍然要进入绿林，路劫休致归田的贵官。真正的人才不被录用，而庸才独居上流，所以作者慨叹“世之拥高牙，建大纛，意气发扬，位置自高，几若斯世无足与之颉颃者，及一旦临利害，遇事变，茫然无所措其手足，甚至身败名裂，贻笑后世”（《淞隐漫录·自序》）。

其次，作品塑造了一批反封建礼教、吃人制度的理想人物，表现了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内在力量。这主要体现在一些以婚姻恋爱为题材的小说中。在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妇女的命运十分悲惨。斌琴（《合记珠琴事》）、夜来香、吴琼仙等女性，都是被官僚富商直接折磨而死的。然而有压迫，就有抗争。《冯香妍》中的一对男女青年，为了婚姻自主，先后出走。而《贞烈女子》中的王秀文，《周贞女》中的周喜子，《玉儿小传》中的玉儿，她们为了表示对于强迫婚姻的抗议，有的吞金，有的服毒，有的自刎，则付出了年轻的生命。绳妓玉儿不愿被某宰相六公子强娶为妾，在众客盈庭、登高表演中，高踞梯顶，当众控诉：“公子非儿耦，徒倚势凌逼人，至生我者忍徇奸谋，欲强劫儿身。几何生为！”说完，把六公子平日赠送的珠宝抛于地下，“突袖出匕首，刺喉，跃空倒坠”。她的死，不仅是要争取爱情自由，而且是对倚势凌弱的社会制度的控诉。

除了出走、自杀以外，作者还向我们塑造了另外一批反抗恶势力的典型。这里有《莲贞仙子》中的芙蓉仙女，她对破坏她爱情自由的罗浮道士，始则粪尿泼面，继则撕下他的

虎皮，赢得了美满的婚姻；有侠女程楞仙（《女侠》），她较少封建礼教的束缚，靠自己高超的武艺，击败敢于污辱自己的佛门败类法显，维护了她的理想爱情；还有胸怀奇计的深心女子李韵兰（《李韵兰》），为同诬陷丈夫的假朋友孙月波斗争，运用美人计取得胜利。另外，《沈荔香》中的李小蓓，《妙香》中的妙香，《倩云》中的倩云，她们对爱情的追求似乎没有受到什么恶势力的直接阻挠，但他们对于异性的大胆追求，和工于心计的自珍自爱，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些形象背后，无疑隐藏着作者关于爱情自由的美好理想。

特别应当提出的是，在描写同恶势力进行斗争的作品中，作者热情讴歌了胸怀天下、助人为乐的人物和他们高尚的精神品格。鲍琳娘为人治病，不收分文，却要以万两白银赈济山东灾民（《鲍琳娘》）。聂瑞图卖掉宝珠，并不是要坐享荣华，而是要以三十万两银子救济灾民（《海底奇境》）。《胡琼华》中的狐仙以金蝉脱壳之计，帮助女友找到了称心如意的爱人。《李韵兰》中妓女瑞云，舍己为人，为女友的丈夫昭雪了冤枉。《廖剑仙》中的廖蘅仙，为朋友左子湘报仇，毅然剃去了倒行逆施的道员周生的手足。《月里嫦娥》中的豪侠雷生，愤然深入太湖之中，战败霸占民女的孽龙，救出王蟾香等三位妇女，为民除害，却不要任何报偿。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这一点，作者是非常理解的，

尽管王韬的爱情小说缠绵婉转，哀艳悱恻，但读来并没有过分悲怆的感觉，其原因就是他特别注意到了在半封建半

殖民地社会里，青年们已经渐渐觉醒。这些敢于斗争，力图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物，虽然在当时社会生活中还是少数，但王韬亲眼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青年们基本上已经争得了爱情自由的权利，这对于王韬无疑是一种鼓舞力量。《媚梨小传》写英国女子媚梨为了争取婚姻爱情的幸福，由英国来到中国，并同中国男子丰玉田结婚，为了保护她的幸福生活，开枪打死了前来搅扰的约翰，表明了欧洲妇女思想解放的高度。

王韬和蒲松龄，都揭露了他们所生活时代的社会、政治的黑暗，但由于王韬主要生活于上层，不象蒲翁那样了解下层群众的疾苦，因而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不及蒲翁。他们都对青年男女的爱情自由寄予了巨大的同情，但由于时代不同，王韬笔下的人物，斗争性似乎更强一些。同样，由于时代的发展，也由于个人经历的不同，王韬同他以前所有的作家迥异，就是他写了一批国际题材的作品。这是《后聊斋志异》在思想内容上第三个突出的特点。

这些描写东西方海外生活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海外壮游》对英国海军、陆军的演习，爱丁堡的舞蹈晚会，伦敦的商店，“玻璃巨室”的描写，颇为生动；《海外美人》对西方整容术的描写，虽不免夸张，但它肯定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所有这些描写，对于当时处于闭关锁国状态下的中国人民，无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国际题材的作品中，作者肯定了向西方学习的观点。《海外壮游》中的钱思衍因厌弃科举，而想追求理想的境界。他到峨眉山学道，却因不能忘情异性，被神仙送到欧洲去开闢

视野。游历归来，他才进入仙界，升入一个一般人不可企及的境界。这就是说，只有开阔视野，才能为追求真理打下基础。这反映了作者对走向世界，向西方学习的肯定。在这类作品中，作者还特别塑造了关心国家前途，留心经济发展，鼓吹改革的聂瑞图的形象《（海底奇境）》。聂瑞图说：“今日既行海运，势甚便捷，河运可不必复。如虞后患，则莫如自筑铁路。”他主张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交通运输，他还关心北方的水利建设，希图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聂瑞图这些主张，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来说，也许会觉得好笑，但在一百多年以前，“持论如此，人多笑之”，还是极有胆识的新鲜见解。

可贵的是，在这类作品中，作者称颂了中国人民同外国人民的纯朴、真诚的友谊，毫无奴颜卑膝的毛病。聂瑞图对质问他的欧洲商人说：“中华宝物流入外洋，岂法王内廷之珍不能入于我手哉？”表现了不甘心国宝外流，不甘于受人欺凌的中国人的气概。《海外美人》中的陆梅舫夫妇为出洋远游，否定了舵工购买西方轮船的建议，哑然笑曰：“自西人未入中土，我家已世代航海为业，何必恃双轮之迅驶，而始能作万里之环行哉？”他自己刻意制造了一艘大船，出洋游览。他妻子林氏还在海外打擂取胜，显示了中华武术的威风。这些都表现了作者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

王韬毕竟是一位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知识分子。尽管《后聊斋志异》某些篇章（如《盗女》、《倩云》等）有意无意地歌颂了“强盗”，甚至可说是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军，但由于他对于下层劳动人民缺乏深刻了解，不可能将他的命运与造反的起义农民连在一起，因此他在作品中对轰轰烈烈的太平天

国革命运动，采取了否定态度，当然更不可能正面反映他们的历史面貌。由于他找不到出路，所以在不少小说中流露出“世间一切皆幻”，要求入山学道或退隐田园的厌世情绪。另外，《凌波女史》、《妙香》等一些作品中赞赏的一夫多妻制，其实只是当时社会的痼疽，今天更不足为训了。再者，《后聊斋志异》中描写烟花粉黛的篇目占有相当数量，尽管是作者“醇酒妇人”生活遭际的反映，而且不少作品凄诉了妓女的悲惨命运，但也有不少作品写得较为庸俗，格调不高。这都是需要读者留意的地方。

三

《后聊斋志异》在艺术上颇具特色，值得认真加以研究。

首先是它浓郁的浪漫主义特色。在这部作品中，作者给我们塑造了一系列神仙鬼怪、花妖狐魅的形象，描绘了月宫仙谷、冥间海底、异城梦境等奇异的环境，给作品染上了异彩纷呈的浪漫主义色彩。

作家之所以采用浪漫主义的方法结构他的小说，这除了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和创作个性的原因以外，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还没有具备解决作品中所提问题的条件。如《冯香妍》中，杨生与香妍为逃避封建家长包办婚姻，前后分别出走，一个寄居扬州，一个跑往金陵，他们怎样见面，怎样结为伉俪？作者妙想天开，加写了一个梦中女子指示途径的情节，使故事既离奇又合理。再如《贞烈女子》，王秀文为抗

拒包办婚姻，吞金耳环而死，怎样使这样的女子在婚姻上得到满足？作者构想了一位仙人，既用丸药救治王秀文，又用缩地法把她爱人项生运来，于是得结秦晋。这种构思，显然不只是个情节处理问题，最根本的则是由于当时没有恋爱自由的制度和气氛，没有更多的人支持青年男女的婚姻自由行动。

当时社会上缺少的东西，正是作家追求的东西。王韬说，他“少抱用世之志，素不喜浮夸蹈迂谬，一惟实事求是”。但是他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着落，“求之于中国不得，则求之于遐陬绝峤，异城荒裔；求之于并世之人而不得，则上溯之亘古以前，下极之千载以后；求之于同类同体之人而不得，则求之于鬼狐仙佛、草木鸟兽”（淞隐漫录·自序）。《吴琼仙》中，吴琼仙的丈夫被周家陷害，充军辽阳；吴琼仙本人被高利贷者逼迫跳水而死。小说写孙月洲由辽阳释放归来，于途中旅舍中做了一梦，梦中与妻子吴琼仙的鬼魂相遇，互诉离别之苦，写得情意缠绵。梦中吴从指上脱下当初定情的指环，戴在孙手上。梦醒以后，“玉环宛在孙指”。这个梦境将悲剧故事推向了高潮。孙经过生活颠簸，对当时的社会已经绝望，他对妻子的鬼魂说，自己“已无世上繁华想矣，但得郭外有二顷之田，架上有万卷之书，春秋佳日，偕卿联吟觅句，斗酒藏钩，乐已无极，岂再欲于势利场中为侧足地哉！”然而，就连这个平庸的要求，生活之神也没有满足他。此时妻子已经为他保身殉节，永离人世，“虽历万古，无相见期”了。读至此，谁能为吴、孙的命运遭际而流下同情的眼泪？谁不为当时的社会黑暗而怒发上指？细心的读者